



破碎的星球

The
Broken
Earth



第五季

[美] N. K. 杰米辛 著

N. K. Jemisin

雒城 译

死亡是第五季，
它主宰一切！



天地出版社 | TIANDI PRESS



破碎的星球
The
Broken
Earth



第五季

[美] N. K. 杰米辛 —— 著
N. K. Jemisin

雒城 —— 译



天地出版社 | TIANDI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第五季 / (美) N. K. 杰米辛著; 雒城译. —成都:
天地出版社, 2018.3
ISBN 978-7-5455-3267-8

I. ①第… II. ①N… ②雒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—
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248415号

Copyright © 2015 by N. K. Jemisin

Published in arrangement with The Fielding Agency, LLC.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

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: 21-2017-538

第五季

出品人	杨 政
著 者	[美] N. K. 杰米辛
译 者	雒 城
责任编辑	杨永龙 聂俊珍
封面设计	思想工社
电脑制作	尚上文化
责任印制	葛红梅

出版发行	天地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: 610014)
网 址	http://www.tiandiph.com http://www.天地出版社.com
电子邮箱	tiandicbs@vip.163.com
经 销	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	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	2018年3月第1版
印 次	2018年3月第1次印刷
成品尺寸	145mm×210mm 1/32
印 张	13
字 数	325千字
定 价	36.00元
书 号	ISBN 978-7-5455-3267-8

版权所有◆违者必究

咨询电话: (028) 87734639 (总编室)
购书热线: (010) 67693207 (市场部)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

写给那些不得不靠斗争来获得尊重的人，
而其他人生来就能得到这份尊重。



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- 序 幕 你在此地 / 001
- 第一章 你，在末日 / 014
- 第二章 达玛亚，冬日往昔 / 023
- 第三章 你踏上征程 / 038
- 第四章 茜奈特，如琢如磨 / 054
- 第五章 你不再独行 / 068
- 第六章 达玛亚，生命的急停 / 074
- 第七章 你加一等于二 / 093
- 第八章 茜奈特在征途 / 103
- 第九章 茜奈特，群敌环伺 / 135
- 第十章 你与猛兽同行 / 152
- 第十一章 达玛亚，身处一切的支点 / 168
- 第十二章 茜奈特找到一件新玩具 / 186
- 第十三章 你追寻踪迹 / 204

第十四章 茜奈特玩坏了她的玩具 / 214

第十五章 你在朋友中间 / 231

第十六章 茜因在隐密之乡 / 243

第十七章 达玛亚，在生涯尽头 / 261

第十八章 你在地下发现奇观 / 292

第十九章 茜奈特的守望 / 303

第二十章 茜奈特，拉伸与反弹 / 319

第二十一章 你重整旗鼓 / 340

第二十二章 茜奈特，破碎的顽石 / 362

第二十三章 你，只需要你自己 / 390

附录一 / 396

附录二 / 401

致 谢 / 409

序 幕

你在此地

我们还是从世界末日开始吧，有何不可？赶紧讲完末日，再讲其他更有趣的事。

首先，是某人生活中的一次终结。在未来一段时期里，她会不断反刍这段经历。她将回想起儿子的死，在天然就毫无意义的变故中寻求意义。她将会用一张毯子裹紧小仔纤小的、残破的躯体——脸要露出来，因为他怕黑。然后她会麻木地坐在尸体旁边，不闻不问，不去理会外面行将终结的世界。她的内心世界已完全毁灭。两种末日都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。时至今日，她成了应对末日的老手。

她当时想到、事后也一直在想的，只是：至少，他一生都自由。

对这个几乎是疑问的结论提出质疑的，是她本人——痛苦又疲惫的母亲，每当她惊魂略定，能够回答时：

他并没有。那不是真正的自由。但现在，他自由了。



但读者需要背景。我们试着重新讲一次末日吧，放大视角到整个大陆。

这是一片大陆。

它普普通通，跟其他陆地没有什么两样。有山地、平原和峡谷，还有三角洲，寻常地貌。很普通，只有它的规模和移动方式特别。这片大陆动得很多。像个睡不安稳的老头儿一样，它扭身又叹气，皱眉又放屁，伸懒腰还咽口水。毫无意外，大陆居民称之为“安宁洲”。这片土地上的人们，普遍都有冷幽默气质。

安宁洲曾有过其他名称。它的前身是几片互相独立的大陆，尽管目前是一整块，它将来还是要破碎的。

实际上，这事很快就将发生。

当前时代的终结，肇始于一座城市：也是这片大陆有人居住的城市中最古老、最巨大、最壮观的那一座城。这城市被称作尤迈尼斯，曾是一大帝国的核心。它现在仍是众多事物的核心，尽管帝国在早期的繁荣之后，已经凋敝了几分，这也是帝国常见的命运。

尤迈尼斯并不只以规模见长。这颗星球的这片区域有很多大城市，呈带状，环绕在赤道附近的大陆上。而在星球表面的其他地方，村落甚至很少能发展成小镇。小镇也很少成长为城市，因为在大地动辄要把它们吞噬的情况下，居住社区总是难以存续太久……尤迈尼斯在长达二十七个世纪的生涯中，却大致保持了稳定。

尤迈尼斯独一无二，因为只有在这里，人类建造城市时所追求的才不是安全，不是舒适，甚至也不是为了美，而是为了展示勇气。这里的城墙就是一件杰作，满是精美的镶嵌画，呈现城中居民漫长血腥的历史。城中密集的建筑群中，时不时有巨大壮观的高塔耸立，形如巨石砌成的手指；这里还有人工铸造的街灯，用水电这种现代奇迹照明，更有线条优美的拱桥，将玻璃制造技术和大胆的创意熔铸为一体。有一种被称为“阳台”的建筑结构，它们如此简单，但又愚蠢得让人窒息，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前所未见。（但历史的很大一部分并无文字记录。请记住这点。）街道也不是用易于取代的卵石铺成，

而使用了一种平滑、坚硬，充满魔幻色彩的物质，本地人称为柏油。就连尤迈尼斯的简陋棚屋也非常大胆，因为它们只是用薄板搭建的箱笼，一阵大风就足以让它们垮塌，更不要说地震。但它们傲然屹立，挺过数代人的时间。

城市中心有好多高大的建筑，所以，可能并不会让人感觉意外的是——其中有一座建筑，要比其他建筑加起来更为巨大，也更为大胆：那是一座巨型复合体，基部是一座星形金字塔，用切割精准的黑曜岩砖块筑成。金字塔是最为稳定的建筑结构，而这个星形塔，更是五座金字塔连缀而成。有何不可？因为这是尤迈尼斯，金字塔顶端还支撑着一个规模巨大的圆球，看上去也就勉强能静止在那儿——尽管实际上，整个建筑群的目的就是支撑它。它只是看起来很危险：这才是最重要的建造目标。

黑暗之星，这是帝国要人讨论军国要事的地方。皇帝就被权贵们安置在琥珀色圆球里。他生活安逸，看似容光焕发；其实却整天带着一份高贵的绝望在华美的厅堂中徘徊。他只是权贵集团的傀儡，总在担心主子们改变主意，认定公主装饰效果更好，他自己被舍弃的那一天。

顺便说下，这些地方和这些人，它们都不重要。我指出来，只为给你一些故事背景而已。

但下面这个人，极为重要。

暂时呢，你可以自己想象一下他长什么样。你也可以设想一下他脑子里的想法。你当然可能想错，毕竟只是乱猜，但应该还是能命中一些什么。根据他随后做出的事情，在这个瞬间，他脑子里的想法也不外乎那么几种。

他站在一座山丘上，离黑暗之星的黑曜石围墙不远。从他所在的位置，可以看到城市的大部分，嗅到它的气息，沉浸在它的喧嚣里。

下方，有一帮年轻女人沿着柏油路散步；这小山位于广受市民喜爱的一座城市公园中。（《石经》有云：城墙之中，应有绿地。但在大部分社区，这绿地会轮播各种庄稼——豆类，或者其他增强土壤肥力的类型。只有在尤迈尼斯，绿地才被雕琢得很美。）女人们一起欢笑，因为其中一个人说了些什么，那笑声随风传到山丘上的男子耳边。他闭上双眼，欣赏她们嗓音的轻微颤动，她们的脚步带来更轻柔的律动，一如蝴蝶振翼，刺激他的隐知盘。告诉你啊，他并不能隐知整个城市里七百万居民的全部动静。他很强，但还没有那么强。不过大多数人，都可以被他感知，他们都在场。在此地。他深呼吸，与大地融为一体。所有人类都在他的神经末梢上面活动；他们的话语声刺激他的毛发；人类的气息扰动他吸入肺腑的空气。他们围绕在他周围，他们在他体内。

但他知道：无论现在，还是将来，他本人都不是这些人中间的一员。

“你知道吗？”他随口发问，“最早的《石经》，真的是刻在石头上的。就是为了让它免于遭受篡改，不必去适应时代和政治诉求。也为了让它万古长存。”

“知道。”他的同伴说。

“哈。是啊，经文刻录的时候，你们很可能就在现场，我都忘记了。”他叹气，目送那些人类女子走出视线。“爱上你还算安全。你不会让我失望。你不会死。而且我提前知道这份爱的代价。”

他的同伴没有回答。他实际上也没有期待答复，尽管有过那么一点儿希望。他一直都如此孤单。希望是无足轻重的东西，正如那么多其他类型的感情。于他而言，反思只能带来绝望。他已经花了足够多的时间考虑这种事。如今已非优柔寡断之时。

“有条戒律，”那人张开双臂宣称，“也早就刻定在石头上。”

想象他脸部肌肉抽痛，因为笑了太多。他已经持续微笑了好几个小时，上下牙齿相抵，双唇向后咧开，两眼微微眯起，让鸦脚纹显现。微笑有一套诀窍，遵照执行才能让人相信你的真诚。永远都要特别注意自己的眼睛；要不然，别人就会看出你对他们的痛恨。

“刻出的字迹不容变更。”

他并没有特别针对任何人说话，但在那名男子身旁，的确站了一个女人——至少像是女人。她对人类性别的模拟仅止于表面，只是礼节。与之类似，她身披的宽松袍服也并非人类衣装。她只是让身体表层的坚硬物质变了形，让周围这些脆弱、速朽的生物更容易适应。从远处看，这些幻象的确足以让她看起来很像静立不动的人类女性，至少能伪装一小段时间。但是凑近了看，任何假定在场的旁观者都会发觉她的皮肤是白色陶瓷——这句话不是比喻。作为雕像，她应该算是美丽的，尽管以当地人的艺术鉴赏品味而言，线条过于大胆写实。多数尤迈尼斯人更喜欢礼貌的抽象艺术，胜过粗俗的现实主义风格。

随后她转身朝向那名男子——动作很慢。食岩人在地面之上总是行动迟缓，只有在地下才迅捷灵活——这个转身动作，让她富有艺术感的美妙躯体完全走了样。

男子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情形，但还是没有朝她的方向看。他不想让自己的反感破坏了当前的氛围。

“你们打算怎么做？”他问那女子，“等这事完成。你的族群会不会从废墟中崛起，取代我们接管世界？”

“不会。”她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们很少有人对那种事感兴趣。无论如何，汝等还会在此间存续。”那男人明白，对方说的“汝等”是复数。你们的族群。人类。

她常常把他视作整个人类的代表。他也同样对待她。“你听起来很确信。”

她没有理会这句话。食岩人很少愿意说废话。他很满意，因为她说话的声音反正也会让他烦；这话语声并不会像人类的声线一样震动空气。他并不知道这些异类怎样发声。他也不想知道，但他的确想要对方安静。

他想要一切都安静。

“终结，”他说，“拜托啦。”

然后，他启用自己全部的精细控制能力——这个世界通过愚弄、欺诈和暴力教会了他的能力——出击；动用他的师长们传递给他的全部官能——来自一代代的凌虐、哄骗、邪恶遗传选择过程的官能。他十指张开，微微颤动，在自己的感官地图中找到若干震颤着的小点：那是跟他一样的奴隶们。

他无法释放他们，至少在现实意义上不能。他此前曾经尝试，并且失败。但是，他毕竟可以让这些奴隶的苦难服务于更加伟大的目的，而不只是把一座城市变成废墟，让一个帝国陷入恐惧。于是他深入地底，紧握那嗡嗡振鸣的一整座城市——它全部的嗡嗡、来往、震荡和波动，以及更深处那更为平静的岩床，还有岩床以下翻滚的热浪和压力。然后他深入更大范围，握住滑动拼板一样的地壳，整座大陆扎根的地方。

最后，他抬手向上，汲取空中的力量。

他摄取这一切——地壳，地幔，所有人类的力量，全部握在他想象的双手之中。一切。都在他的掌握中。他并非独自一人。大地与他同在。

然后，他让一切碎裂开来。



这里是安宁洲，就算是它最安定的时候，也算不得安宁。

现在它波动、战栗，天翻地覆。现在它表面出现一条断裂带，大致呈东西走向，过于平直，过于规整，不自然之处显而易见。它贯穿大陆腰线。而裂谷的起点就是尤迈尼斯城。

断裂带又深又陡，像是切断了行星的血脉。

岩浆从它底部涌出，新鲜的血红岩浆。大地很善于给自己疗伤。以地质尺度而论，这道伤口很快就将结痂；然后，治愈一切的海水就将涌入，将安宁洲截断成两片大陆。不过在此之前，伤口中冒出的将不只有热力，更有带毒气体和油腻的黑灰，在几周内就足以覆盖安宁洲表面大部分空间。一切植物都将死亡，以植物为食的动物将饿死，肉食动物也会随后饿死。冬季将提前到来，极冷，持续时间将很长、很长。它当然还将过去，像每一个冬季一样；然后，这世界依然故我。

最终会的。

最终。

安宁洲的人们，永远都在准备应对各种灾难。他们早已建起高墙，挖掘深井，收藏好了食物，即便在没有太阳的世界上，他们也能轻易撑过五年，十年，甚至二十五年。

但这次的最终，意味着几千年以后。

看啊，那尘云已经开始扩散。



当我们在大陆层面、行星层面讨论问题，就应考虑那些方尖碑，它们飘浮在一切混乱之上。

这些方尖碑曾经有过其他名称，在它们刚刚被建造、配置、使用的初期，但现在已经没有人记得那些名称，也无人知晓它们的用途。在安宁洲，记忆跟书写用的石板一样脆弱。事实上，现在根本没有多少人注意这些东西，尽管它们巨大、美丽，还有一点儿瘆人：巨大的晶体状石块飘浮在云层之间，缓缓转动，沿着几乎无法理解的路线，时不时变得模糊，就好像它们不完全真实，只是某种光线假象（它们不是）。显然，空中的方尖碑也不是自然现象。

同样明显的是，它们无关紧要。令人敬畏，却毫无用处：只是又一种文明留下的墓碑，它们被不知疲倦的大地成功摧毁。

整个地球上还有很多其他乱石堆：上千座城市废墟，上百万的纪念碑，献给无人铭记的英雄和神明，数十座没有彼岸的桥梁。安宁洲当前的共识是：人们不必膜拜这些事物。

建造这些旧物的人都很孱弱，也像所有弱者一样已经灭绝。更值得藐视的是他们的失败。建造方尖碑的人们，只不过比其他人输得更惨。

但方尖碑们还在，而且它们在世界的这次灭绝中扮演了角色，所以值得一提。



回到个人经历。我们不能总是天马行空。哈，哈。

我提到过的那个女人，死了儿子的那个。她不在尤迈尼斯，还好啦，否则这个故事会很短。你也将不会存在。

她在一座小镇，镇子名叫特雷诺。在安宁洲这个地方，小镇也是人类社群——或者说社区的一种。但是跟其他社群比起来，特雷诺小得几乎不值一提。它坐落在同名山谷里，山谷又在特里玛斯山山脚下。最近处的水体是一条季节河，本地人把它叫作小特雷卡河。在一种不复存在、只剩下古老残迹的语言里，伊特雷的意思是“幽静”。特雷诺距离赤道线上那些华丽、稳固的城市很远，所以这儿的人盖房子，都会考虑到不可避免的地震。这儿没有什么富有艺术气息的高塔和飞檐，墙体只用木料，加上本地烧制的廉价棕色砖块，下面是粗石块垒成的地基。没有什么柏油路面，只有长满青草的山坡被泥土路分割；只有一部分路面铺过木板或者卵石。这是个平静的地方，尽管尤迈尼斯城开始的剧变很快就将带来强震，一路向南，把整个区域夷为平地。

在这座小镇有座普普通通的房子。这房子，也在一条斜坡上，只不过是个挖入地底的洞，边缘用砖块和泥浆加固过，以免进水，然后用木板和切割来的草皮搭建了顶棚。尤迈尼斯城里的那些聪明人（在世时）会嘲笑如此原始的地窖——当他们（在世期间）屑于提及这些卑俗事物时。但对特雷诺的居民而言，住在地窖里的选择合理又简单。冬暖夏凉，能防地震，又能挡风雨。

这女人的名字叫伊松。四十二岁。长相跟其他中纬度的女人类似：站立时很高，腰杆子挺直，颈子修长，臀部轻易就能生两个小孩，胸部轻易就能喂大他们，两手宽阔、灵活。看上去很壮实，肌肉发达。这些特色，在安宁洲都被人推崇。她的头发垂在面部周围，结成散乱的绳辫，每一根都有小指那么粗，黑发在辫梢渐变成棕色。她的肤色，按某些标准来说过深，偏向棕赭色，不好看；按另外一些人

的标准，又过浅，偏向苍白的橄榄色，也不讨人喜欢。中纬度杂种，尤迈尼斯人（生前）这么称呼她这样的人——有足够的桑泽人血统，能显现出某些特征，但又不足以断定为桑泽人的正统后裔。

那男孩是她的儿子。生前名叫小仔，快要满三岁了。跟同龄人相比，他个头儿偏小，大眼睛，扁鼻头，鬼灵精，笑起来很可爱。人类理智觉醒以来，父母能从孩童身上感知的可爱之处，他一点儿也不缺乏。

他健康，聪明，理应还活在世上。

这间房就是他们的家。它舒适，宁静，这间小房子本可以让家人相聚，聊天儿，吃饭，玩闹，抱在一起，或者互相呵痒。她曾很喜欢在这儿照料小仔。她觉得那孩子应该也是在这里受孕的。

他父亲也是在这里把他打死的。



现在，我们来讲最后一点背景：一天后，在环绕特雷诺镇的那条峡谷中。到这时，大灾变的第一波冲击已经过去，但随后还将有余震。

这条山谷的最北端一片狼藉：树木断裂，山崖坍塌，灰土遮天蔽日，久久悬滞于硫黄味的死寂空气中。第一道冲击波途经之处，再没有耸立的建筑：这种强震会撕裂一切，再把废墟筛成瓦砾。现场也有尸体：没能逃走的小动物、鹿和其他逃跑途中跌倒的大型动物，被砖石砸得筋断骨折。后一类包括人类，他们不幸选择了错误的日期走上这条商路。

特雷诺的探子们来过这边，察看破坏情况，但没有攀越废墟；他们只是站在残留的路面上，用远望镜观察。他们惊奇地发现：山谷的

其他地方，特雷诺镇中心附近的区域，有一个半径数英里的地带没有被波及，几乎是正圆形。那个，这么说吧，惊奇这个词并不准确。他们不安地对视。因为每个人都知道，这种表面的好运意味着什么。务必提防圆心。《石经》上有这样的警告。有个基贼，就在特雷诺镇的某个地方。

这想法很可怕，但更可怕的，是北方的各种迹象，还有特雷诺镇长的命令，让他们返程时尽可能收集较为新鲜的动物尸体。尚未腐烂的肉可以风干，皮毛可以剥下来揉制。以防万一。

探子们最终离开灾难现场，满脑子都是以防万一。如果他们不是那么担心，很可能就会注意到某一道新形成的断崖根部有东西。它毫无遮挡地卡在一棵瘤节突出的冷杉树和乱石之间。那东西的个头儿和形状都比较惹眼：腰子形的长椭圆，由熔融后凝结的玉髓组成，深灰绿色，跟它周围掉落的浅色砂岩明显不同。如果探子们站在它旁边，会发现它的高度到人胸口，长度跟人类身体接近。如果触摸它，会为它表面的密实程度感到吃惊。它看起来很沉，带着一股类似铁器的味，让人想起锈迹和鲜血。表面的温热程度也会让他们感到惊讶。

但相反，现场没有人，当那东西发出微弱的呻吟声，然后开裂，沿着长轴出现规整裂痕，像被锯开一样。在此期间，有响亮的蒸汽嘶鸣声，炙热的高压气体逃逸出来，让周边幸存的林中生生物纷纷逃离。在几乎转瞬即逝的一次闪光期间，裂缝里透出光亮，有点儿像火焰，也有点儿像液体，在那神秘物体基部周围的地面上，留下一些熏黑的玻璃状碎块。然后那东西安静了好半天，渐渐冷却。

几天时间过去。

在此之后，某物从内部把那东西推开成两半；新生之物爬出几尺，随后倒地。又过去一天。

现在，椭圆物已经冷却，裂开，成了不规则晶体组成的壳，有些